



七月烤火

相裕亭 著

台海出版社



七月烤火

相裕亭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月烤火 / 相裕亭 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 - 7 - 5168 - 0142 - 0

I. ①七… II. ①相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012 号

七月烤火

著 者: 相裕亭

责任编辑: 王艳

装帧设计: 泽天世荣

版式设计: 柳永康

责任校对: 田灿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,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)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9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196 千字

印 张: 13.75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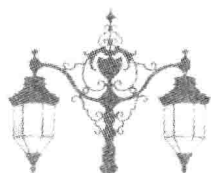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0142 - 0

定 价: 27.4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Contents 目录

土匪黄泥头	1
衙役为官	47
苏三戒丢官	54
金匾的背后	64
送妻求官	69
知县托孤	78
巧断家丑惹祸端	83
狐仙择偶记	89
七月烤火	94
是树不卖	97
葡萄架下的罪恶	100
洞房闹鬼	110
梦 杀	114
巧计断银	119
考场黑状	123
除奸计	129
草民罢官	135

替身和尚	140
戏说年羹尧	169
戏说李鸿章	176
戏说慈禧	183



土匪黄泥头

黄泥头

黄泥头，顾名思义，黄泥巴抹出来的头颅。此处所说的黄泥头，却是民国年间，活跃在苏北、鲁东南一带的匪首。

据说，黄泥头十二岁那年夏天，头上生癞疮。

刚开始，他只感到头皮发痒，没当回事情。后期，头发根上就冒出了一层亮晶晶的小疙瘩，不几天，那些小疙瘩壮大成一个个豆粒大的“白眼疮”，里面鼓涨起脓水，奇痒难耐，还不能挠，一挠出黄水来，流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新生的疮口。

家里人无钱给他医治头上的癞疮，抓把草灰捂在他头上，想止住流脓水就算了事。

可他头上的癞疮，得了草木灰的滋润，更加茁壮成长，先是脓水大面积破裂，将他一头浓密的乌发，凝结成一个苍蝇叮、蚊虫咬的大饼子；再就是癞疮的范围不断扩大，以至耳根、眉毛、鼻孔里都是。

这期间，他在村前的小河里洗澡，无意间，有同伴将沟边的黄泥巴搽在他的癞疮上，那原本是孩子们的恶作剧，没料到他头上的癞疮就此受益，立马止痛止痒不说，还给他一种凉爽舒适的美好感觉！

当下，他不顾一切地将满头的脓疮都抹上黄泥巴，只贪图那一时的舒坦。

可他没料到，待那黄泥巴在他的头上干裂后，形成一块块硬壳，再想

往下揭，难了！头发凝结在泥巴中了，牵一动百，稍一翻弄，其痛无比；再就是泥巴下的脓疮与干裂的泥巴溶入一体，掀动泥巴块时，底下的癞疮跟着往上翻动，如同猫咬狗啃一般钻心窝似的疼痛。

可那小子注定就是做土匪的料，野性十足，偏偏与那泥巴块较上劲儿，揪住头上的泥巴片子，眼睛一闭，牙一咬，一声不吭地就将一块血肉模糊的泥巴片子拽下来了。

在场的孩子，只见他疼痛得泪流满面。但，谁也听不到他半声哭唤。

转天，同伴们都不敢再往他癞疮上抹泥巴。可他，头上癞疮犯痒时，自己却主动去村前的小河边，找那湿润而凉爽的黄泥巴。

说来也怪，就那么反复几次，他头上的癞疮，竟然奇迹般地被那黄泥巴治好了。

至于说，那黄泥巴，是否真有治秃头癞疮的良效，后人无从考究，自黄泥头之后，再也没有第二人去试过。

但是，黄泥头的外号，就此传开。

以至后来，那小子入了匪道，黄泥头的名声，越叫越响。

叫 板

黄泥头初入匪道时，如同一个温文尔雅的小“书童”，颠前跑后地给人家端茶水、捧烟袋、递擦脚布，很讨匪首和弟兄们的喜欢。

民国后期，苏北、鲁东南一带活跃最猖獗的一股土匪，当数岚山头、海州湾黑风谷里的钱三爷。

黄泥头投奔到钱三爷门下，以他的机敏和胆识，很快被钱三爷看中，收在身边，专做“送票”的差使。

黄泥头呢，打着钱三爷的旗号，大白天他都敢拿着书信，大模大样地走下山来，一路打听，将书信送到被“绑票”的亲人家中。并以“两军作战，不杀来使”为护身，诉说他一路长途跋涉的艰难。目的，是想额外地捞主家一点散金碎银而中饱私囊。赶上饭时，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了，正襟危坐在那家主人的饭桌前，吃着喝着，观赏着人家丫环、小姐的美

貌哩！

但，这期间，他骨子里的匪性，便不由自主地滋生出来：不是丢个媚眼儿，试探人家的丫环、小姐或是年轻的姨太们，是否有红杏出墙之意；就是相中主家客厅里或是卧室里某一件值钱的物件儿，左思右想着如何才能弄到手。最不地道的是，那家主人刚刚好酒好菜地款待过他，他却居心叵测地琢磨出对付人家的歪主意来。即便是他的主子钱三爷，他都敢“太岁爷”头上动土。

钱三爷威震一方的时候，压根儿没把他个秃头赖脸的黄泥头当回事，只认为他是个跑腿的，好使唤，肯听话。平日里，钱三爷下馆子、听戏、泡妞，甚至到山寨里他的小妾七喜家过夜，都把黄泥头带在身边。

黄泥头呢，天生是个不安分的主儿，说不准是哪一回，他与那个风情万种的七喜对上眼儿，便选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独自下山来与七喜偷情。

不能作美的是，钱三爷为七喜购置的那套深宅大院，内有家丁把守，外有高墙拦挡，虫鸟都难以飞进。

可早有预谋的黄泥头，以抛“猫爪”的方法，从墙外一棵大槐树上滑进七喜独居的后院，原认为那样摸进七喜的绣楼，俩人美事过后，他再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原路返回。

岂料，当晚那“猫爪”所钩住的是一段枯树枝，黄泥头攀上绳索，行至半空时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人随枯枝一同落入黑洞洞的后院。守院的家丁听到响动，当即警觉起来！

“三更贼，四更勤”。那时间，刚好是午夜时分，忠于职守的家丁，摸着一把铁钗迎出来，远远地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响彻夜空的喝斥声，原本是守院的家丁们惯用的怔唬之语，即便是院子里狗咬猫叫，他们也是那样叫喊。

可做贼心虚的黄泥头，误以为人家发现了他，选准院内一堵雕梁画栋的花墙，只想借此攀上房檐，逃之夭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他攀上花墙，想翻身逃跑时，训练有素的家丁

们，一个撒手钗投掷过来，就听“扑——嚓”一声响，那钗尖直丁丁地扎进花墙上，钗柄儿还随之上下弹跳。

掷钗的家丁料定：那一钗，一准儿是正中贼人的下肢。

岂不知，骑在花墙上的黄泥头却“哈哈”大笑，蔑视墙下那个家丁，说：“伙计，钗尖再往上一点，大爷我今夜就走不了！”

墙下的家丁一听，没钗住这歹徒！当即用力拔下铁钗，想再补上一钗。可就在那一刹那，骑在花墙上的黄泥头，一个驴儿打滚，不见其身影了。

当下，那家丁再握钗柄，只感到满手都是粘乎乎的鲜血。

贼人，带着钗伤，跑了。

装 相

黄泥头腿上有伤，而且是很重的硬伤。你想，一股食指样粗的铁钗，活生生地扎穿了他左边的小腿肚子。按理说，他本该好好卧床休息。但，那小子，为掩人耳目，竟然强打起精神，装作没事人一样。尤其是在钱三爷面前，他行走自如，扮成好人一个。以至七喜那边护院的家丁来报，说昨夜有飞贼跳进七喜的后院时，黄泥头还把一碗热茶，稳当地端到钱三爷跟前。

但，那时间黄泥头腿上的伤口恰如刀割一样地疼痛。他每迈出一步，哪怕是一小步，都痛不欲生！

那一钗，扎得太深了！

当时的情景，如同板上钉钉子，正巧选中他黄泥头的一条小腿做了“肉垫”儿，“扑嚓”一家伙，就把他钉在木墙上了。要不是他两腿夹得紧，敢于叫板，误导人家拔下铁钗，只怕这会儿他还被人钉在木墙上。

护院的家丁，持带血的铁钗，来与钱三爷禀报，细说昨夜那贼人，带着重伤跑了！

说这话的时候，对方还把带血的铁钗亮给钱三爷看。

钱三爷轻抚着胡须，紧皱着眉头，思忖了半天，好像是受到莫大委屈

似的，恶狠狠地咬出一个字：“查！”

黄泥头一边帮腔，说：“跑不了，好查！”

黄泥头没好说，那小子腿上有伤，他还能跑到哪里去。

黄泥头给钱三爷出主意，无需打草惊蛇，暗查山下大大小小的药房、药铺，保准那小子会自投罗网。

钱三爷微微地眯着眼睛，轻“嗯”了一声，忽而，两眼放光，定格在黄泥头的脸上，吩咐说：“好，这事情就交给你去办！”

黄泥头表面上装作欲辞不敢的忠诚样子，心中却喜出望外，借机逃到山下休养数日。

事后，待黄泥头返回山寨时，浩浩荡荡地捆绑来上百号缺胳膊、断腿的男男女女。

怒气未消的钱三爷，亲自一一过堂！当场打死、冤死无数怀疑对象，惟独没有想到他真正要捉拿的凶手，竟是他眼皮底下的黄泥头。

入 匪

黄泥头感悟到做土匪好，真好。尤其是坐上土匪的头领，就像钱三爷那样，能呼风唤雨，更好！

这样的想法，很快促使黄泥头不甘心跟着钱三爷“打下手”了，他做梦都在蓄谋自成一派，另立山头。

还好，那时间钱三爷没拿他当个人物，对他没有丝毫的提防。他便瞒着钱三爷，借助为钱三爷下山送信的时机，以“钱三爷”的威名，做起“独匪”的勾当，敲大户，窝“回扣”，等他把劫持的钱财积蓄丰厚的时候，他便借一次“公差”机会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钱三爷看那小东西久去不归，派人找、下山寻，皆无结果，误认为那小家伙下山走迷了路，被人家“黑吃黑”给搞掉了。

岂不知，黄泥头携他钱三爷的一笔钱财，一口气跑到黄海边一个小渔村里窝下来。

那里，是他的老娘舅家。

那一年，黄泥头刚好十七岁。

舅家的大表哥比他大两岁，虽是个海边的小混混，可人家是正当的门户。头一年春上，大表哥娶了新媳。黄泥头从匪窝里逃来时，大表嫂正在“月子”里。

可，大表哥一家，并不知道黄泥头是从土匪那边来。

当日傍晚，大表哥要去海边船上搞点鱼虾，一来是给“月子”里的女人催奶下饭；再者，也想让异乡而来的老表尝尝海鲜。

黄泥头也很大方，摸出身上的散金碎银，要去西庄打酒、割肉去。

天黑后，黄泥头与大表哥一同进家，只见院子里一片狼籍，大表哥的第一感觉是“家中遭了强盗！”连声呼唤屋里的女人，没听到答应，就知道大事不好了，扔下手中鲜活的鱼虾，冲到屋里一看，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！他的女人和新月里的婴儿，双双倒在血泊中。

大表哥双手抱起血淋淋的女人和新生儿，冲着一旁打酒归来的黄泥头，怒吼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黄泥头二话没说，扑通一声，就给大表哥跪下了。

黄泥头痛哭流涕地向大表哥道出实情，说他是山东岚山头那边钱三爷手下的土匪。原认为逃离了钱三爷的魔掌，从此改邪归正。没料到“三爷”不饶他，竟然把毒手伸到了他的窝藏地。

“你——！”

大表哥一脚踢在黄泥头的胸口上，还想找根棍子，揍那个小子。黄泥头却指着桌上的一把切菜刀，告诉大表哥，说：“现在，你就是把我砍了！也换不回大表嫂和小表侄了。”黄泥头说，何不听我一言，咱们一起去找钱三爷报仇去！

大表哥想想也是这个理儿，攥紧了的拳头慢慢松开，再次抱紧了他的妻子、儿子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黄泥头则不声不响地摸过大表哥家的那把切菜刀，跪在当院的磨刀石上，“唏哗、唏哗”地用力磨起来。

大表哥问他想干什么？

黄泥头两眼闪出凶光，告诉大表哥，他要给大表哥一家报仇去！

黄泥头说，他掌握钱三爷的行踪，他有办法找到那只老狐狸。

大表哥二话没说，摸过门后的一根推磨棍，要与表弟同行。

但，大表哥压根不知道，他的妻子和儿子，就是他眼前的这个看似要为他报仇的表弟黄泥头所亲手杀害。

黄泥头看中了大表哥是做土匪的料，便杀其妻子、儿子，栽赃给钱三爷，让他带着仇恨，随他入了匪道。

走 火

土匪黄泥头揭竿而起。

刚开始，黄泥头手下没有几个兄弟。可，要“灭”他的人却很多！先是钱三爷容不下他，多年来被钱三爷视为心腹的小土匪羔子黄泥头，突然间背信弃义，要与钱三爷为敌，那还得了吗？钱三爷表面上装作无所谓，“哈哈”一笑！可背地里早已派去杀手，要断送他的小命。

再者，那时间正值军阀混战，国民党和共产党，都不允许土匪横行。所以，黄泥头另立山头之后，八面受敌！

但，那家伙仗着天时地利人和，以杀富济贫为幌子，坐地生根，招兵买马，“夹缝”中求生存，慢慢地壮大自己队伍。

好在黄泥头对家乡人不坏；反过来，家乡人对他也不薄。

黄泥头盘踞红龙庙河两岸东躲西藏的日子里，吃的，用的，皆有人援助他。包括他队伍中使用的大刀、长矛，以及他腰间斜挎的“盒子”，龙庙河两岸的铁匠、银匠们都曾帮他锻打、修理过。

一天，黄泥头腰间的“盒子”，又没了准头，撞针秃了，十枪有八枪打不到弹孔的火药处，放空枪。

黄泥头找到龙庙河口姚二家的银匠铺。

姚二家世代都是生意人，姚二家的银匠铺，在龙庙河两岸是叫得响的。

黄泥头来找姚二修枪，一是姚二的手艺好；再者，黄泥头过去曾找过

姚二，信得过姚二。

有所不同的是，黄泥头前几次来修枪，大都是夜间，或晚上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。黄泥头很担心有人暗算他。

可今天，事情来得急，太阳还没有下山，黄泥头就礼帽长衫地摸进姚二的银匠铺。

姚二呢，如同摆弄他的古玩、银饰一样，就那么坐地在门口的亮光里，把黄泥头的“盒子”，从里到外，大件小件地一一卸开，等他找出毛病，拿出钢锉，一下一下，用力打磨“盒子”里面的撞针时，姚二的大哥，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哑，从姚二门口路过时，看到二弟家来了一个长衫的陌生人，出于好奇，走过去之后，又返回来向姚二这边望了两眼。

不料，这一来引起了黄泥头的怀疑，惊呼一声：“探子！”黄泥头随即拔出腰间的另一“盒子”，就听“哗啦”一声拉动枪栓，紧接着就是“咣！”的一声枪响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黄泥头拉动枪栓的一刹那，正在埋头打磨枪上撞针的姚二，忽而看到黄泥头的另一支枪瞄向了他的大哥，姚二知道大事不好了，口中大喊一声：“他是我哥！”随之，猛起身去推黄泥头手中的“盒子”。

也就在那一瞬间，黄泥头的手脖子一歪，枪膛中那颗子弹不偏不依，正中姚二的脑门上了。

黄泥头怀疑姚二与门外的来人是一伙的。

可枪响过后，黄泥头才知道外面的那个男人，是姚二的大哥，而且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。

可此刻，一切都既成事实了，黄泥头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姚二，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：“枪膛里还有子弹？！”

言外之意，姚二帮他修枪时，不慎，走火了。

除 患

驼九证实他侄子黄泥头入了匪道，是在一天晚饭桌上。

在这之前，村里早有谣传，说驼九的侄子做了土匪。

驼九不信，驼九说，他侄子跟人家到山东烟台贩苹果去了。驼九的侄子离开驼九时，就是那样告诉驼九的。

但，村里人都说黄泥头做了土匪。

驼九的心里很不好受！他觉得事情发展到那一步，他驼九在村里人眼中，很没有脸面。

黄泥头从小没了爹娘，他是驼背叔一手把他拉扯大的。但，驼九怎么就没把他教化出个堂堂正正的人来呢？偏偏让他跟着“胡子”跑了？那可真是个千人恨、万人骂的勾当。

驼九在没有证实他侄子做了土匪之前，他矢口否认他侄子做了土匪。

驼九很盼望某一天日照极好的时候，他侄子从山东贩苹果回来。而且是很风光地走进村来。

那样，外面的所有谣传，都会随之烟消云散。

但是，驼九万万没有料到，他黄泥头回来的时候，恰恰证实了村里人的谣传。

当时，驼九正蹲在灶堂前，燃一把“噼叭”作响的黄豆桔，锅里煮的是玉米与小米熬成的粥。驼九打算把锅里的粥熬得稠一点、更香。反正是下雨天，没有事情干。

可，黄泥头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了。

驼九先是听到院子里一片嘈杂的脚步，随着地上的泥水“唏哗唏哗”走近他的小草屋，扭头一看，先是看到黄泥头站在他身后，唤他“叔”，再就是家院里，布满了一个个穿蓑衣、戴斗篷的“胡子”。

那时间，黄泥头的队伍已经形成气候。他此番回村，是想带他的驼背叔，到他的山寨去给他看家护院；再者，若是驼背叔不想跟他走，就送些金银，让他在此地过上好日子。

驼九呢，可能看出侄子的行为不轨，尤其是看到他腰间的“盒子”。驼九知道：完啦，那小子果真是入了匪道。

驼九埋头燃着灶堂里的火，好半天都没有答理他。

黄泥头站在驼背叔的身后，又叫一声：“叔！”

驼九还是没有答理他。

但，那时间锅里的粥已经煮出香味。

驼九起身找来一只大黑碗和一小包红砂糖，装上满满的一碗粥，与黄泥头对桌坐下。

驼九说：“吃！吃了你上路。”

驼九一刻也不想让那个逆子在家中久留。尤其是看到院子里那些“胡子”，一个个贼眉鼠眼的样子，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左邻右舍，他驼九的侄子引来“胡子”、做了土匪吗。

也就在那一刻，黄泥头看出他跟前的那碗热粥有诈。尤其是看到他驼背叔神情恍惚地催他吃粥，黄泥头起了疑心！他静静地冷下脸来，直盯着地看着他眼前那碗热粥，猛不丁地推到驼背叔那边，说：“你吃！”

驼九愣了！他知道那粥里放进了什么，但他二话没说，端起那碗粥，头都没抬得吃了。

黄泥头眼睁睁地看着他驼背叔扔掉粥碗，倒在地上，起身帮他合上房门，招呼院子里的弟兄，如同没事人一样，走了。

那时刻，雨还在下着。

撕 票

黄泥头六亲不认。谁想与他为敌，他先除掉你再说。谁让他心里不舒坦，他先让你不舒坦。他在龙庙河流域，敲大户，杀无辜，横行霸道，为所欲为。这一天，黄泥头盯上了他的远房的舅舅——刘大康。

刘大康在龙庙河两岸，算不上个真正的财主。三五十亩薄地，两三头牛驴，夏秋两季农忙时，才雇几个伙计打短。冬闲的时候，家里就养一个护院兼喂牛驴的长工照看着。

说到底，刘大康是个小财主。

而今，做上匪首的黄泥头，不知怎么突发奇想，要掂量掂量他这个视财如命的舅舅。

方法还是老一套，把他的小表弟——刘大康与小婆子养的宝贝儿子小刘根给绑票了。

赎票是五百块大洋。

赎票上虽然没说是哪路土匪。但刘大康意识到就是他那个混账外甥。一时间，刘大康心里虽有些发毛！但他料定黄泥头那小子不会对他的表弟下毒手。

哪知，第二天送票人给刘大康带来一个红布包。

当时，刘大康吓出一身冷汗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只耳朵。并有书信相告——看在我与小表弟的情份上，暂不割其阳物。但，我要送一只耳朵表明我催款心切！并扬言，再不及时交上五百大洋，还会有新的东西送来。

刘家一看到书信和那个血乎乎的小耳朵，一片嚎啕大哭！都骂黄泥头个畜牲不如的坏东西！刘大康的小婆子只顾心疼儿子，双手捧着那只血肉模糊的小耳朵，当场就昏死过去了。

这时候，刘大康才意识到，他这个做舅舅的，这些年来，有愧于他的外甥。

但此刻，他更恨的，还是黄泥头。那个小杂种，怎么就下得了手，把他小表弟的耳朵给割下一只呢？土匪呀，真是土匪。那小子失去人性了！再这么跟他拖延下去，没准那小刘根的阳物就保不住了。但刘大康还真舍不得将那五百块大洋白白地送给那个畜牲。

万般无奈中，刘大康想出了一个两者兼顾的招儿，他让那送票的人捎过话去，说家中只有二百块大洋，算是这些年他这个做舅舅的有薄于外甥了……他觉得他这样做，会感化黄泥头。也就是说，黄泥头得到他舅舅给他的这个结论，该知足了。

哪知，第二天，黄泥头又送来一个红布包。

当时，刘大康一看第二个红包送来，当时就吓瘫了！

刘大康抖抖索索地打开包一看，还好，不是小儿的阳物。但，是小儿的两根细嫩的手指头。并有书信相告——再拖延下去，还会有更新奇的东西送来。

这一来，刘大康的小婆子疯了一样揪住刘大康，哭嚎道：“你想让我儿子，被那个畜牲千刀万剐吗?!”

小婆子逼刘大康，快些凑足洋钱，去赎儿子。要不，再推迟下去，只怕是连小刘根的四肢都不齐全了!

无奈何，刘大康只好把这些年的积蓄，拿去赎儿子。

但他万没料到，五百块大洋交上以后，领回来的儿子安然无恙，一个耳朵、一根手指都没少。小家伙反而长白、长胖了。

原来，那黄泥头只想敲诈他舅舅的钱财，丝毫没有想伤害他小表弟的意思。所送来的“耳朵”与“手指”，都是他黄泥头派人从乱葬岗小死孩身上割来的。

吃 客

黄泥头起家之后，领着队伍盘踞到太阳山。

太阳山，顾名思义，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它远离海岸线三十多里，四面黑风白浪环抱，悬崖峭壁林立，周边暗礁怪石，击浪滔天。来往船只，稍有不慎，触礁，即刻船毁人亡。

土匪黄泥头领着一伙亡命徒，盘踞此山，打劫来往船只。其理由，说来正大光明——南来北往东去西靠的商船、渔船、花船、小帆板船等等，要想打此处水面通过，黄泥头的小火轮，忽而迎上来，假模假事地给你导航，确保你的船只顺利地绕过暗礁，通过那片事故多发水域。

这原本是件好事，可这事情弄到黄泥头手上，变成了明目张胆地卡、拿、抢、要、夺!怎么说，他帮你导航了，给点报酬吧?给多少?给少了，显然不行。给多了，船家又不情愿。可不情愿也得给。遇上土匪海盗了，该你倒霉，船上有什么吃的用的玩的值钱的物件儿，一样一样拿出来让大爷们挑吧。否则，拳脚相加，那是便宜你了，谁敢顶嘴，或抬手反抗，立马把你推下大海喂鲨鱼。明白吗?这叫海盗土匪，没什么道理可讲。